

香粉

下



莲衣也曾有竹林木屋洞开的矮花窗前伫立很久。那时候，她宛若神仙一般把自己美丽的脸庞浸泡在清涼的月光里，让世间独一无二的一轮月亮在她眼里成对成双。她一旦孤独地闭上眼睛，便会婉约地在心里和它们对话，只是不知道她用那些清冷的光冰冻还是温暖曾经许过的誓言。至今，我还记得那身浅鹅黄的罗衣在微风中慵懒飘拂的模样，记得月光之水在她柔软的身体上描摹出的波纹。我猜想，能把一首《陌上别》吟到疼痛的女子，她想起我的时候，眼里一定是旷世的忧伤……

西门 著

知識出版社

知識出版社

香粉

平四題



总编辑：徐惟诚

社长：田胜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粉 / 西门著. — 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05.6

ISBN 7-5015-4362-3

I. 香... II. 西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50965号

策划人：郭银星 李玉莲

责任编辑：雨 莲 晨 光

责任印制：徐继康

封面设计：曹 琦

香 粉 西 门 著

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: 100037 电话: 010-68318302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31

字 数 595 千

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05年6月第1次

ISBN 7-5015-4362-3/I · 383

定 价 39.80 元 (上下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第一 ① 五 章

进入六月，水温升高起来。我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它和我回忆中前生的一次疾病有关。当然，如果我的感觉谬误，这也许是一个梦。

那种感觉好像我合身跳入了滚烫的水中。

那本是一江蒸腾着热浪的碧水，我却用极为蹩脚的姿势沉没。我想抵达对岸，可是对岸又被一条条连接起来的船舸阻隔。过度的焦灼使我忘了爬上那条用船组接起来的通道，我用双臂拼命划水，渐渐向下沉没。

我通身陷在热浪中失去了呼吸，迷迷糊糊中，我抱住了一个人的身体。

我愿意我的前生抱住的那个人，一定是柔柔软软的莲衣啊！

无论是我这个水鬼的梦，还是我的前生，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莲衣来救我，于是，我的前生会死命箍住她的腰身，想让她带我浮出水面。

也许莲衣没有因为我的拖累而减弱上浮的速度，可是，就在我的头浮出水面的一瞬间，我的鼻中吸入的不是空气，而是熊熊燃烧的火，我的喉咙猛地被烤焦，发出一声绝望的惊叫……

这些日子里的黑夜，我时常在水中被自己的惊叫吓醒。

我清醒之后的第一个感觉，就是我还像以往一样浸泡在温热的水里，无法拒绝，无法逃离，而我只能把这种感觉，想像成紧紧抱着莲衣滚烫的身体。

这种滚烫能把我的回忆灼伤，由此我想像了一场大火。

是一场大火要毁灭一场爱情，还是这场爱情应该像这场大火一样轰轰烈烈？如果真的有一场大火会怎么样？是竹林木屋在燃烧？

这是一座多么孤傲的竹林木屋啊！

正因为它的孤傲，莲衣才贵无旁贷地做了这片竹林的主人，莲衣是这片竹林的灵魂，也是我存放所有浪漫爱情的最好去处。

假如我和莲衣暴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，风儿吹拂衣物的声音和烈焰升腾的声音相似，那么，一场大火和一场爱情有什么必然联系？

我想问自己能不能用极为平静的心态看待一场大火，我想知道一场大火在我们身上燃烧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想知道……这场大火是我这个水鬼的梦境，还是我前生真实的经历？

我曾认为这个木屋是仙侣歇息的地方。

难道自由自在的神仙还嫉妒人世间的爱情？

火，对于我和莲衣意味着什么？



香粉

[1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三 黄昏 晴

大明
洪武
二十
六年
六月
十三

252

我急着见到莲衣，匆匆与龙轩告别，龙轩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。

我不知道他为何不高兴，或者说没有来得及想，就很快被要见到莲衣的冲动所代替。是啊，我在莲衣的浑然不觉中为她完成了一个心愿。她看到这朵花的时候，应该是惊诧的，惊诧的表情里还会有幸福，幸福的心里还有感激。

我把花小心地用绢帕包好放在怀里，一路跑到竹林。

我轻手轻脚迈着木屋前的台阶，悄悄从打开的门缝里往里看。莲衣在木屋里用竹刀做着洞箫，餐桌上放着为我准备的饭菜。莲衣挥动竹刀的时候，雪亮的竹刀便会反射了夕阳的光辉，从她的脸上浮掠而过。

我被她恬静的样子打动，就在那一瞬间，与生俱来的感动和悲伤同时袭击了我的心房。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，不知道我的孤独什么时候因为她的离开而开始。

莲衣用一把精致的小锉修音孔，突然停下手来笑了：“公子，你还要看多久？脖子不累吗？”莲衣抬头看着镂花门，声音充满了快活和亲切。

我不好意思地推开门：“莲衣，猜我今天干什么了？我……做了一件……”

莲衣没有等我把话说完，站起身道：“你去掏霞坊了吗？蛭蛭下午来过，很着急的

样子。他说掬霞坊出大事了，无论多晚都要让你快点回去，必须回去。”

我一下子愣住：“什么大事？”莲衣着急地说：“看蛭蛭的样子，应该有很急的事情。”我心里掠上一丝不祥：“那好，我回去一下。你早点休息，把门关好。”

我说完就向外走，莲衣快步跟到门口：“公子，你还没有吃饭。”

“不吃了，上门吧。”我开门出去又迈开双腿奔跑。莲衣在门口愣愣地看着我的身影消失在竹林深处。良久，她慢慢关门，插门闩的动作更慢。

莲衣望着木屋里的一切，刚刚出现又消失了的我就像一个稍纵即逝的梦，她一下子好像很疲惫，走到桌前望着饭菜直到出神。

外面起风了，屋外的几棵细竹飒飒作响。天渐渐地黑了。莲衣在黑暗中睁着眼睛，眼神里的感伤很动人。

“公子，你是属于掬霞坊的，没有人能让你离开它，而我……也要属于那片陌生的草原了，我们必须分开，而且是千里……之遥。”莲衣摸黑在屋里收拾东西，她打开包袱把衣服等物都整齐地叠好放在床上，突然又摸到王狄送给她的那顶蒙古帽子。莲衣呆呆地不动，半晌，犹豫地戴在头上。莲衣猜不出自己的样子，她摸到火折把蜡烛点着，慢慢坐到铜镜前，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美丽的、流着泪水的异族女子……

[2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三 夜

掬霞坊的人们都聚在店铺里，四壁的柜台里香品少得可怜，不够半天的生意。

我的目光从柜台转移到母亲的脸上，母亲一时不知该做何种表情。我难过地说：“作为儿子，父亲的出走远比掬霞坊的生意破败重要。母亲，您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？父亲为什么要走？”

母亲避开我的目光：“叫你回来，是想商议一下掬霞坊的生意。”

我不悦地道：“这一直是父亲的事情，我从来不管。”

母亲扭过头来看着我说：“若儿，你是在指责我吗？”

我控制一下情绪：“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”

母亲坚决地说：“我不会说的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掬霞坊不是他的，掬霞坊也不姓林，所以他的走并不是离家出走，是逃避。”

我大声道：“母亲，你这是气话，如果掬霞坊不姓林，我也会离开的。”

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四

254

母亲生气地也大声说：“你在威胁我？我是你的母亲。”

我非常不满母亲的态度，但是极力控制情绪，淡淡一笑：“母亲，我可以走吗？我去找父亲。”母亲痛苦地看着我，半晌，目光渐渐变得坚定：“可以，你随便。”

我绕过柜台走向店铺的大门，右手高抬起来拨开门闩。

“少爷，你知道老爷去哪儿了？他要真走就不会让咱们找到，你再一走，掬霞坊就真的完了，想姓林都姓不成了，少爷，我……我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。”林蛭蛭突然追上来拉住我的胳膊，然后跪了下来，素儿和几个伙计见状相继跪下。

我回头用冷酷的目光扫过众人的脸：“如果你们为了生计，大可不必这样。掬霞坊不会亏待你们，会给足你们银两回家。”素儿委屈地说：“少爷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个，我们是心疼掬霞坊的招牌。”我赌气地道：“掬霞坊毁在自己人手里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”

母亲冷冷地看着我，用坚定的口吻说：“你必须明白，我不说你父亲走的原因，正是维护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，如果你认为是我逼走了他，你就错了。”

我不相信地看着母亲，我们冷冷地对视，我的心里难过至极。

母亲痛苦地说：“若儿，我怎么样你才相信？怎么样你才能留下来？让我也……给你跪下吗？”母亲说着，慢慢弯曲膝盖，跪在地上。

我没想到母亲真的会跪下。我不敢看这一幕，痛苦地扭转身形，把头狠狠地磕在门板上。素儿和林蛭蛭急忙起身把母亲搀起来。

林蛭蛭原来是对我母亲非常不满的，但一见到此番情景，态度疾变，愤怒地走到我身后，狠狠推了我一把：“少爷，你竟然让你亲娘给你下跪，你是个畜生！”

我极力稳住脚根，但是高抬着的右手还是颤抖了一下。我知道，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我的背影，我该怎么办？半晌，我的肩头抖动着，右手紧紧抓住门闩的一端，狠命地向左侧带去。粗大的门闩狠狠地插在门环里，我的手掌上有鲜血流下来，包着鲜花的纸包从我怀里掉到地上。

我心疼地拾起绢帕小包，打开一看愣了。我颤抖着手把花拿起来，突然恐惧地闭上了眼睛。天啊！那朵染上鲜血的花在我的手上颤抖着，已是枯萎的模样。

[3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四 上午

因为无意间找到了莲衣，王狄这些天一直很兴奋，他每天都在街上逛来逛去，

买些南京的特产准备带回草原。这时，王狄拎着一大包东西回来，一进家门还没放下纸包就大叫口渴，正在做饭的白小酌赶忙出来端起桌上的茶壶倒水。

王狄喝完后又递过茶杯：“这趟出去买得不少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走。”白小酌没给他再倒水，而是看着王狄高兴的样子说：“公子，你真要带莲衣妹妹去草原？”

王狄快活地道：“当然，这是师父的嘱咐，师父见了莲衣肯定高兴，因为他老人家还不知道有个女儿，再说莲衣也想早点见到父亲。”

白小酌拿了他手里的茶杯放到桌上：“你想到过一个人吗？”

王狄疑惑地问：“谁？想到谁？”

白小酌沉吟片刻：“你的朋友……林一若。”听到我的名字，王狄突然愣了。

白小酌心事重重地说：“你替师父找到莲衣妹妹当然高兴，可是林公子怎么想？凭他对莲衣妹妹的感情，他定然不会阻拦，但是他会很痛苦。”听完白小酌的话，王狄一时沉默。

白小酌又说：“公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做了一件好事，同时也做了一件坏事。”

王狄看着白小酌的神情，片刻撩帘走进里屋：“小酌，其实带莲衣回草原……也没有你想像得那么快，我还有些事没有达到目的，还有他们两个商量的时间。”

白小酌跟着走进里屋：“目的？没有达到什么目的？”

王狄掩饰道：“哦，没什么。我是说……我只找到了师父的亲人，还没有找到他的仇人。”白小酌一愣：“仇人？什么仇人？你从来没和我提过。”

王狄不再说话。白小酌知道 he 不想说出自己的秘密，于是婉约一笑：“好了，吃饭吧，已经做好了。”王狄随白小酌出来坐在桌前，白小酌手脚麻利地拾掇好饭菜，二人开始埋头吃饭，谁也不再说话。

王狄风卷残云般把碗里的米饭吃完。白小酌站起身伸手：“干吗吃那么快，又没人跟你抢，我给你再盛一碗。”王狄不说话，双手端着空碗发愣。白小酌又向王狄伸手。王狄忽然意识到白小酌的意思，急忙道：“我饱了。”

白小酌委婉地说：“哪会饱得这么快，又在想你师父的仇人吧，过了这么多年，老人家为什么心里的仇恨还那么深？”

王狄看着白小酌，沉声道：“你对曹家的恨，不照样也深入骨髓？仇恨是永远不能忘的。”白小酌轻声说：“我说能，如果心里还有亲情，如果心里比需要仇恨更渴望亲情，就像林公子和莲衣妹妹的感情一样。”

王狄突然眼中射出杀机：“小酌，你有过每天都想杀一个人的……愤怒和焦急吗？你明白这种感受吗？”白小酌愣怔地盯着王狄：“你说你师父……还是你？”

王狄肃穆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白小酌大惊：“你想杀谁？”

王狄不回答，只是笑了一下。白小酌看得出来，那笑容里充满了杀机……

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四 上午 晴

父亲一直是个很仔细的人，平时案头的账目簿子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可是现在我所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，是他走前没有心情收拾，还是掬霞坊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？我不得而知。

我收拾着一堆堆零乱的账本，又把被褥叠起来放整齐，最后把目光盯在王狄押下的那把宝剑上，抽出宝剑，剑锋闪着冷光：“该是把它还给王兄的时候了。”

我放下宝剑，从怀里拿出绢帕小包。那里面的那朵奇花，原本是鲜活的，而今却枯萎地躺在我的手上。这是天意，即使现在给了莲衣，她也未必相信我曾冒着危险摘到了它。我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然后走出屋外。

林蛭蛭、素儿和几个伙计正准备明日试香的物品。林蛭蛭仔细擦着香案，看到我出来，停住手走过来：“少爷，明天咱们试什么香？”我愣怔着道：“到日子了吗？今天三十？”素儿看着我的样子笑了：“少爷，你过糊涂了吧。今天十四，明天是十五，咱掬霞坊雷打不动试香的日子。”我心里一慌：“可我……没有准备。”

林蛭蛭着急地说：“那得赶紧呀，咱不能坏了规矩，让别人笑话。”

我的心情变得很沮丧：“时间这么紧，我怕来不及。”

林蛭蛭大声埋怨：“来不及？你拿着那朵花看了一天，怎么就来得及了？”

素儿碰了碰林蛭蛭的手，林蛭蛭觉出自己言语不妥，不好意思地看着我。

我忽然想起来林蛭蛭最近也一直在学着研香，于是诚恳地说：“蛭蛭，我想看看你的三月红精油，如果不错，咱们明天就试它。”

林蛭蛭愣了：“你成心让我丢人是不是？我的东西根本上不了牌面。”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：“蛭蛭，你已经是研香的人了，你要知道，凡是咱掬霞坊研香的人，迟早要过这一关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素儿高兴地拉了拉林蛭蛭的衣袖，林蛭蛭还是一脸恐慌的样子。

素儿开心地说：“蛭蛭，别害怕，我相信你，半月以前你不也这么想过吗？”

林蛭蛭红着脸道：“半月以前？这么远的日子我怎么记得起来？我……真没想过。”

我突然想起和王狄与蓝心月见面的情景，想起蓝心月关于那粒药丸半月之后会发作的话，不由愣愣地思索着。素儿看着我小心地问：“少爷，你是不是又变卦了？”

我摇头道：“不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明天你们记着提醒我，让我去一趟王兄那儿，千万别忘了，我有要紧的事。”林蛭蛭疑惑地问：“什么要紧事？”

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王狄的情况，急忙改口说：“我……我把宝剑还给他。”

我说完往父亲的房间走去，无意间扭头，发现一直站在远处的母亲。原来母亲一直在看着我。我愣了一下，但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素儿不愿意看到我们母子之间的冷漠，轻声呼唤着向我母亲走去。母亲一定对我的态度失望至极，她没有等素儿，转身也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素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愣愣地站在院子中央。

[5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五 清晨 雾

在这个雾气绰绰的早晨，来看我试香的人们没有失望，林蛭蛭的三月红精油给了他们新鲜和刺激。也许是这些潮雾帮了林蛭蛭的忙，三月红的香味因为湿漉漉的氤氲而变得更加凝重。

试香完毕，我和林蛭蛭从店铺外面走进院里，伙计们把抬着的香案放到地上。

从门口向外望去，来看试香的人们还不愿意散去，林蛭蛭恋恋不舍地看着街上的人们，脸上是难以言表的兴奋。

素儿搬着一把椅子走进来，得意地看了看林蛭蛭，抬手擦着额上的汗。

“少爷，您累了，坐下歇会儿吧。”

“素儿，你说错了，最累的是蛭蛭，他今天很成功，这把椅子应该让他坐。”

蛭蛭不好意思地：“少爷，您别逗我了，我刚才都尿裤子了。”

阿三凑过来逗趣说：“我看看，湿了吗？湿了也没事，让素儿给你洗。”

素儿把阿三推个趔趄：“去你的，不正经。”

我看大家都很开心，快活地大声道：“好了，大伙准备生意吧，我回去睡觉。”

林蛭蛭奇怪地说：“睡觉？大白天你睡什么觉？”

我小声说：“我昨晚一夜没睡，现在困得很。”

林蛭蛭大声道：“你为什么睡不着？谁又没吵你。”

我认真地看着林蛭蛭，小声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也研了一种三月红的精油，一会儿你去拿，我想让你看看咱们两个的有什么不同。我刚才试过了，你的配料虽然没有问题，但是选花的时机不对，香味够但韵味还欠很多。”

林蛭蛭听罢，惊喜地道：“少爷，您真会当师傅。素儿，咱们现在就去拿。”

素儿并未听到我的话，疑惑地问：“拿什么？夫人让我试完香跟她出去一趟，说是去找王公子和白姑娘。她还等着呢，你去吧。”

我和林蚺蚺向我的房间走去，我明白母亲一定是去问王狄，她想知道什么时候带莲衣去草原找亲生父亲。一想到很快会和莲衣分开，我刚刚快活的心又悲伤起来。

[6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五 上午 ⑤

素儿拿着点心陪我母亲向秦淮河边走来。秦淮河边的房子格局大都一样，母亲只听白小酌说过一次，等到了近前，母亲竟难以判断哪一座房子是他们的栖身之地。

素儿看母亲犹豫地观察周围，着急地问：“夫人，你到底记没记住地方啊？”

母亲不说话，四处看着继续向前走，等走到王狄住所的门前，脸上露出欣喜之色：“是这儿，白姑娘说的就是这儿，去敲门吧。”

素儿好像不太相信母亲的判断，叩打门环的动作有些犹豫：“有人吗？这里是白小姐家吗？开门啊！”时辰不大，两扇门打开，白小酌站在门后。

“伯母？快屋里坐。”白小酌看到素儿身后站着我的母亲，显得很惊喜。

“小酌，你还好吗？我想见见王公子。”母亲进屋后直言快语。

“公子他不在。”白小酌忙着沏茶，“伯母您坐，他不会去很久的。”

“我等他，有封信我要交给他。”母亲说着把一封信放在桌上。

白小酌看了看信封上写着“解非”二字，大概已猜出信里的内容。

“伯母，我也正好有些话要跟您老人家说，莲衣妹妹一走，林公子他……”

白小酌的话还没说完，王狄推门走进屋来，他看到我的母亲，热情地接过白小酌手里的茶壶为她倒茶，脸上也泛着谦恭的笑容，等看到那封信，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凝重。母亲呷了口茶，轻声说：“王公子，说说你师父吧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王狄沉吟片刻，很动情地道：“师父当年弃家去往草原，是在路上捡到我的。我本是羌人，父母在我三岁时死于和蓝玉的一场恶战。师父他老人家一直思念着他的师妹，这些年一直未娶，我们情同父子，相依为命。”

母亲伤感地说：“我一直让若儿的父亲找他，没想到他去了那么远的地方。”

王狄看着母亲的神情：“伯母，看来您和师母的感情很深。”

母亲眼睛一下子湿润起来：“我们虽是结拜姐妹，却跟一奶同胞一样。我这次来，



就是想问你，什么时候带莲衣走？我想……让他们父女早些团聚。”

王狄诚恳地问：“我还有些事没办完，办完之后马上动身，伯母，您问这件事……可是为了林一若？”母亲不解地反问道：“若儿？他怎么了？”

王狄为难地说：“您也许知道，他喜欢莲衣妹妹，也明白他们会很快分开，所以心里一定很难过。这些天我故意没去打搅他们，就是想让他们多单独在一起些日子。”

母亲无可奈何地道：“你的想法自然不错，可是若儿在掬霞坊，已经好几天了，他父亲……走了，掬霞坊的香品也快断了。”

王狄惊诧地问：“伯父去哪儿了？出远门吗？”母亲急忙掩饰：“嗯，若儿会想通的，再说莲衣和解非又不是不回来，这封信回去交给解非，他看了什么都会明白。”

王狄疑惑地问：“明白什么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母亲站起身道：“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你们小辈不懂，我走了。”母亲说完和素儿走出屋来，白小酌和王狄送出门外。

母亲回头亲热地说：“小酌姑娘，没事去掬霞坊吧，咱们说说话。”

白小酌拉着我母亲的手道：“好的，哪天去陪伯母散心。”

母亲和素儿走了，白小酌和王狄目送她们走远，因为我和莲衣将要分开的事，他们二人也是心烦意乱。

[7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五 下午

偌大的曹云卧房里，蓝心月悠闲地用水壶浇着花架上的鲜花，曹云半靠在床上用欣赏的眼光看着蓝心月的侧影。

“美人，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？我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尽快让你用现在这个样子陪我到军中走走，让弟兄们看看，我曹云拥有了一个绝世的美人！”

蓝心月听罢嫣然一笑，走过来坐在曹云身边：“这一天不会太迟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今天下午，你就能躲开柯桐的纠缠，不用去边关了。”

“你真有把握？”

“我是说如果不出意外。”

曹云琢磨着蓝心月的话，突然变得紧张起来。

“放心，这个世上只有一个人能斗得过我。”蓝心月笑着偎在他的怀里，调皮地用

手指点着曹云的鼻子，“不过……仅仅是在夜里。”

曹云放下心来，放肆地搂抱着蓝心月，二人在床上翻滚。

“将军，柯大将军和长公主有请。”门外突然传来张可的叫喊。

曹云停住戏谑，小声说：“美人，被你猜中了，肯定是告诉我什么时候动身。”

蓝心月也快活地小声道：“别担心，按我说的去做。”

张可又在门外大喊：“将军——”曹云大声应着：“马上就来——”

曹云舍不得放开蓝心月，又把右手伸到她的衣裳下面，蓝心月笑着把他推开。

曹云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整理一下衣裳，朝蓝心月做个怪相：“美人，你歇着，我去就来，等我的好消息。”曹云大步走出卧房，向等在外面的张可招了招手，低声耳语着什么，张可频频点头，二人神秘地向客厅走去……

长公主和柯桐在长公主府里的石桌旁等曹云，果然是为了商议去边关的事情。然而，当二人看到四个兵卒抬着担架走过来，又看到张可在担架旁边小心翼翼地扶着，不由疑惑地站起身来。柯桐大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躺的是谁？”

躺在担架上的人双腿被包裹着，上面还有斑斑血迹，张可摆手示意四个兵卒放下担架，兵卒们小心地把那人放在地上。

长公主和柯桐走到近前奇怪地看着，担架上的人扭过头来，原来是曹云。

曹云痛苦地道：“大将军，曹云无能，恐怕无法跟您一起立功了。”

柯桐吃惊地问：“被人打的吗？谁干的？”

曹云还未说话，张可抢道：“大将军有所不知，因那杜彬苛扣军饷罪大恶极，曹将军断定此事非杜彬一人所为，军中肯定还有同党，所以暗中和末将调查此事，以求跟大将军有个交代。没想到我们两个从军中回来的路上遭到袭击，曹将军一时不备……被打成重伤。”

柯桐闻言勃然大怒：“岂有此理，人呢？”张可装作很气愤的样子：“今日一早，曹将军带伤去军中再查，有二十五人失踪，估计就是杜彬的党羽。”

曹云沙哑着嗓音道：“大将军，此事远没这么简单，我查过花名册，军中仅杜彬的同乡就有一万三千人之多，如果不及早整顿会出大乱。”

柯桐没好气地大叫：“可皇上颁下旨来，令你我二人明日一早动身，怎么办？”

曹云听罢挣扎着坐起身：“大将军别急，我现在就回军中，省得走后出乱子，不然让皇上知道，肯定责罚咱们治军不利。”

曹云说着费力地站起来，还没走出两步，扑通一下摔倒。

张可急忙过来搀扶：“将军，你别逞能，实在不行……”

曹云站起身挥手制止：“我没事，你扶着我，我们一起回大营，快！”

柯桐看着曹云的样子，心烦意乱地说：“你这个样子还怎么去军中？再说整顿军纪

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算了，我还是想别的办法吧！”

长公主皱着眉道：“曹云，你先安心养伤，伤好之后尽快清理杜彬的党羽，少卿动身的日期不能改，明日一早带几个人先走，你随后再去。”

曹云愧疚地说：“公主，我不在大将军身边，不放心。”

柯桐无可奈何地：“别想那么多了，回去好好养伤，我们边关见吧。”

四个兵卒抬着曹云回到曹府。铭儿走过来笑嘻嘻地看着曹云，得意地说：“曹将军，怎么样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”曹云从担架上站起来，快活地大声喊道：“我的腿好疼啊，疼啊！”张可和四个兵卒见状大笑起来。

曹云无所顾忌地说：“铭儿，你的计谋再次成功，那两个人真是蠢到家了。”

“将军不要高兴太早，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。”铭儿又对张可说，“张将军，那二十五个兵卒都安顿好了吗？”

张可恭敬地道：“小姐放心，末将已按您的吩咐做了，每人二十两银子，现在他们没准都到家了。”曹云抬脚踢了一下担架：“妈的，躺了半天，我要解解乏。张可，今天晚上你陪我喝一杯，怎么样？”张可拱手应承，挥手命人把担架抬走。

铭儿轻声对曹云说：“曹将军，你们两个尽兴，晚上我要回风月舫。”

“美人，喝几杯再走，今天高兴。”曹云说着亲热地要搂铭儿，突然觉出不对急忙撒手，但还是让张可看在眼里。好在铭儿非常机智，她淡淡一笑俏皮地打了一下曹云的手：“将军真是在矮子面前说短话，我这个样子能算美人？能算一般人，我也就烧高香了，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走了。”

铭儿说完走了，暗出一身冷汗的曹云朝张可笑笑，算是抹平了这次尴尬。

[8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五 黄昏 ㊟

今天 是王狄喝下那杯酒的第十五天。

蓝心月的话没错，王狄现在躺在床上，额上是大滴大滴的汗水，恍然睁开眼睛时，眼前天旋地转。他费力地坐起来慢慢下地晃悠着身子，半晌，拿过桌上的弯刀扶着墙走出来。他不知道药力再发作起来是什么样子，他不想让白小酌看到他的狼狈，不想让她担心。

外屋，白小酌端着饭菜从厨房走向餐桌，忽然发现神色异样的王狄和手里的弯刀，

不觉愣了一下：“公子，你要出去？你的脸色不好，怎么了？”

王狄没有回答，白小酌并没在意，急忙拿出手帕替王狄擦着额上的汗水。

王狄挡开白小酌的手，费力地说：“小酌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林一若在掬霞坊，莲衣一个人在郊外，我不放心，现在就去接她。”

白小酌担心地道：“你是不是病了？我怎么能放心？如果非要去，我陪你。”

一阵眩晕袭来，王狄突然捂住头，痛苦地说：“你别跟着我，快让我走。”

王狄说完趑趄趑趄往外走，白小酌情急之下跟了出来。

王狄把门打开走出去，突然回头：“你别跟着我。”

白小酌固执地道：“我不，你这样走我不放心。”

王狄摇晃一下身子，急于想躲开她，于是焦躁地大吼：“我让你别跟着我，听见没有？”王狄摇晃着身子消失在一片昏黄里。白小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她还没有看到过王狄这个样子，愣怔之中慢慢关了房门走到餐桌前，潸然泪下。

突然，屋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白小酌顾不得擦眼泪，急急忙忙到外屋开门。她以为是折身而返的王狄，等看清我手拿宝剑站在门外，眼里不禁有着明显的失望。

我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小酌，王兄呢？”

白小酌抑郁地道：“他说你在掬霞坊，出城接莲衣妹妹了，进来坐吧。”

我走进屋子，尽量控制着疑惑：“王兄走的时候……有什么不正常吗？”

白小酌担心地道：“他很难受，脸上出了很多汗，站也站不稳。”

我心里一惊：“他说过什么？”

白小酌痛苦地说：“我不放心要跟着，他对我大喊大叫的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我连忙摆手：“哦，没有，我去找他。”

白小酌见我的神情有异，一把拉住我的衣袖：“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：“没事，放心吧，我找到他就把他送回来。”

[9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五 夜

天变得很快，我拿着宝剑在秦淮河边跑着跑着便跑进了黑夜。

我在一棵树下停住脚步四下寻看，这儿离风月舫最近，我觉得王狄对白小酌说去

接莲衣的话一定是谎言，他在痛苦中不会走得太远，他一定来了风月舫，因为他会找蓝心月要解药。

我一步步沿着河边走着，风月舫香靡的音乐声音渐渐大起来。一棵古树下面，王狄跪在地上痛苦地把头撞向树干。音乐的声音压过了王狄的撞树声，我从他身边走过居然没有看到。

王狄迷迷糊糊中却看到了我，但是他无法喊叫出声，嘴巴空张了几下，喉咙里发出野兽低吼的声音。他情急中扔出了手中的弯刀，弯刀掉在我的身后。我惊异地回头，看到地上的弯刀，捡起来之后终于发现了王狄。

我跑到王狄身边蹲下，看着他的表情：“你怎么样？”王狄嘶声说：“万……箭……穿……心！”我紧张地说：“你坚持一下，我去找蓝心月要解药。”我站起身要走，王狄一把抓住我的衣裳：“不要……求她。”

我能体会到这种痛苦，于是想背着王狄走，可是当我伸手拉起他的胳膊，他竟一声惨叫，把我远远摔在地上。我以为他的举止是痛苦和药性所致，哪知他爬过去抽出冷森森的刀刃看着：“林一若，给我……一刀，我……挺不住了！”

我惊异地看着王狄，认真地摇摇头。王狄哆嗦着手向自己的胸膛扎来，我情急之下扑过来攥住他的手。我们二人夺着弯刀，我的手臂被划伤，疼得一声惊呼，但还是把弯刀夺下来。

“这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死，更不能让你把自己杀死。”我把弯刀远远扔在地上。王狄已气喘得浑身无力，但是眼睛还死死盯着弯刀。我不想让他自残，情急中脱下自己的长衫，几乎扑过来把他紧紧裹住，又用两个衣袖打上死结。

王狄失去自由，痛苦地在地上滚来滚去。我长舒一口气：“王兄，我去找蓝心月，马上回来。”我把王狄的弯刀藏在暗处，拿着宝剑疯了一样向风月舫跑去。

[10]

◆ 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五 夜

风月舫大厅的门被我一脚踹开，我满是鲜血的手拿着宝剑，一脸杀气地闯进来。众人一声惊呼，歌妓们看清我的样子，更是惊诧万分。

瓶儿冲过来：“林公子？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我没有理会她的惊诧，我在找变成丑陋铭儿的蓝心月，我看到了她，整个大厅里只有她用冷静的眼光看着我，我向她大步走

过来。

铭儿并不惊慌：“林公子，这么一副吓人的样子，哪个姑娘敢陪你？”

我不说话，劈手揪住铭儿的脖领，一把将她摔倒在地。

五六个保镖跑过来，有人搀起铭儿，其余的人将我围住。

铭儿并不恼怒，反而笑了：“林一若，想在我的地盘上撒野吗？我并没惹你。”

我伸着手大声说：“把解药拿出来，不然我把这儿烧了。”

一个黑衣保镖恶狠狠地道：“你敢？我要你的命！”

保镖说着向我打来，我并不躲闪，抽出宝剑向他乱砍，保镖吓了一跳，闪在一旁，我趁机蹿到铭儿身前，把宝剑架在她的脖子上。

我低声威喝：“拿出来，别让我把你的脸撕破。”

铭儿愣怔一下，继尔镇定下来：“林一若，你以为解药随时在我身上吗？你若想要，跟我回房间。”我推着铭儿向房间走去，几个保镖不放心地在身后跟着，铭儿把我领进她的房间，我狠狠把门关上，又用宝剑指着她。

铭儿显得很伤感：“公子，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会是这样的情景，我很伤心。”

我咬牙切齿：“王兄还受着折磨，我不想多废话，快拿解药来。”

铭儿从一个小木匣中拿出一粒药丸：“服下它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信，我拿过药丸就走。铭儿突然又闪到我的前面，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。看着她的脸，我感到一阵恶心，一把把她拉开。

铭儿的脸冷下来，阴森地说：“林一若，没想到你这么讨厌我，好吧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可以不追究你对我的侮辱，不追究你对我父亲的指证，可是以后，你怪不得我要心狠，因为你先破坏了我们的契约。你走，你走！”

我并不畏惧，甚至都没多看她一眼，只是轻蔑一笑，一口气跑出了风月舫。

等我跑到那棵大树下，王狄已经滚出老远，我跪下来把药丸放入王狄的口中，又拿过藏好的那把弯刀，走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坐下：“王兄，别怪我把你绑上，如果不这样，你不自杀也得把我杀了。”

王狄痛苦地闭着眼睛，一点血丝从嘴角渗出来。我紧张地问：“好些了吗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我以为那粒药丸会减轻王狄的痛苦，没想到他突然睁开眼直盯着地看着我，眼神中居然是重重杀机，嘴里发着野兽般的低吼。

我下意识地往后退着：“王兄，怎么了？”

王狄浑身颤抖，声嘶力竭地一声惨叫，身上裹缠着的衣服碎裂成片，接着连滚带爬地向我扑过来，我猝不及防地被他压在身下，手中的宝剑和弯刀扔出老远。

王狄张着大嘴咬向我的肩头，我疼得大叫一声，二人在河边翻滚起来。

王狄愈发力大无穷，我最终被他用双手死死掐住脖子，我的胸膛奇痛险些窒息，